

碎梦 慢养

SUI MENG
MAN YANG

郭林春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碎梦慢养

郭林春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碎梦慢养/郭林春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09801-9

I. ①碎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62056 号

责任编辑 王 晓 宋 强

装帧设计 柳 泉

责任校对 李晓静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38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5 插页 2

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01-9
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清桂想去广州做笔大生意。老婆春娥死活不让他走，竟然赤裸裸地横在门口。清桂不听她那套，扛起她，砸在床上，还是气冲冲地出门了。

没想到这趟广州之行，还真让清桂大赚了一把。三天，仅仅三天，他将六车货分几处倒卖出去，就让他完成了从乞丐到富翁的过程。这次去广州，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用麻袋背钱，也不用提心吊胆，更不担心被偷被抢。他按刘司机说的，将钱存入银行，身上带两张卡，特地留了密码。

清桂出手也大方，塞给司机一把，弄得司机也高兴。五台大车放走了，司机陪清桂逛大商店，一家比一家富丽堂皇。清桂忘了忧愁，忘了烦恼，大丈夫就要能屈能伸。他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见什么都新奇。前两次进广州，只在城边溜了一圈，觉得比县城没好多少。

清桂待在金店不走了。他想不明白，世上哪有这么多金子，街上到处都有金店。过去斗地主，从地主家搜出几根金条几块金砖

就不得了了,如今城里金店不仅有金佛像、金碗,还有金子做的马桶,真是金碧辉煌。

清桂摸摸身上的零花钱,三个口袋装得鼓鼓的。他给自己挑了个金戒指,又挑了一大一小两根金项链。司机靠近他身旁,笑着说:给两个老婆一人一根?清桂笑笑,又叫服务员拿了一根大的。司机给他屁股上击一掌:老色鬼,看不出还有三个老婆。清桂脑子里立即涌出白灵、春娥,还有福英三张脸,不由笑了笑说,别瞎说,我是送亲戚的,哪像你们司机,变个鬼也是风流鬼,老弟,你现在死都值得了!

清桂付了钱,用三个小袋打了包,放在贴身的衣兜里。他还是第一次这么舍得花钱,第一次找到花钱的感觉。

清桂走到大街上,高昂着头,摸摸稀疏的短发,突然觉得腰壮了,头发也长了,而且硬扎扎的。清桂在街上喊了一声哟嗬哟,——没有大山的回音。清桂像疯子一样一边跳一边跑,就像广州的大街是他的苦竹坳,可以任他疯,任他癫。

司机也跟着疯,跟着跑。他虽有些嫉妒,有些看不惯,却也想得通,清桂不像城里那些有钱人,小气、吝啬,他出手大方。刘司机看他疯,看他癫,想制止一下,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,心想:农民就是农民,高兴的事藏不住,他想疯,你不让他疯,让他憋闷,多难受。清桂看到卖糖葫芦的,一串串红的、绿的,买了十串,给司机递五串,然后像小孩一样边走边咬,咬得满嘴流糖。他用手擦擦嘴,弄得满脸是糖,又用衣袖往脸上、嘴上擦。乡下人就这样,想怎么干就怎么干,哪有那么多规矩。司机则咬得斯文。清桂吃完了,又从司机手里抢了一串,司机将手中的两串递过去,清桂摇摇手:你想胀死我?司机笑笑:看你像小孩一样嘴馋,该让你吃个够。不,什么东西吃过头了,下次就没胃口了。你看我,又是六月怀胎了,像不像?清桂像猪八戒一样挺着肚子。

老兄,还有更精彩的节目,你干不干?司机在他耳边说。

什么节目？

你是看，还是想干？司机用挑逗的眼神看着他。

老弟，你莫欺侮乡巴佬，什么叫看，什么叫干？看老兄急的，司机故意不说话了。

别拿乡下人开玩笑，别拿乡下人不当人看，乡下人是土包子，开不得洋荤，但也容不得城里人蒙！

我刚进城时也是土老冒，只比你多来几次广州。

你是吃国家粮的人，吃国家粮的就是干部，我才是一身泥巴一身汗的农民伯伯。懂吗，我是农民伯伯，比你高一辈。清桂拍拍胸脯。

如今还有什么工人、农民，我为你跑车，你就是老板。

我是老板？老板是我这种穷酸相？

对，你就是老板，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！

哈——哈——清桂高兴地蹦，像儿童一样：我也成老板了，哈——哈——

老板，有什么吩咐？

老板？哈——哈——我有吃国家粮的小二了？

如今哪还分什么吃国家粮、吃农村粮？国家粮放开了，有钱的吃白米、泰国米、香米。司机说。

国家粮、农村粮都不分了，那还分城里人、乡下人吗？

像你这样有钱人，在城里买房，不就是城里人了？听说过五星级宾馆的桑拿按摩吗？那里美女如云，像进到皇宫里。司机说得流口水。

你去试过？

我没试，那是有钱人去的地方。你去，我跟你享享福。

我也没几个钱。

你挣那么多钱，不享受，钱带到黄土县去？走，跟你去开洋荤。

司机边说边推。

清桂走进大堂，灯光刺眼，大吊灯悬在头上，一层层的灯柱有几百盏。服务员一个个亭亭玉立，面若桃花，比白灵还年轻，不，就像白灵一样漂亮。清桂傻了眼。

司机领着清桂上电梯，清桂前脚跨上去，后脚跟不上，身子往后倒。司机推他一把，清桂抓住电梯扶手，才没闪着腰。清桂看着电梯一级级爬高，另一电梯一级一级往下降，有一种头晕的感觉。司机两步跨到前面，拉着他的手。出梯时，前脚跨出去，后脚立即跟上，免得出洋相。

小姐领着清桂走进大观园，清桂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，又惊，又奇，脑子里一直是白灵的影子，像白灵在伺候他，为他脱衣、脱鞋，擦身子。他有种飘飘欲仙、昏昏欲睡的感觉，又有一种气冲斗牛自豪……

走出酒店，清桂在街上溜达，发现街上美女云集，一个个打扮得那么新潮，一张张脸修饰得那么粉嫩。他高昂着头，眼珠溜溜地转个不停，像一头公牛误入菜地，满口是菜，满眼嫩绿。

清桂和司机在酒店前转着。清桂想找个体客栈住下。阴森森的地下室里，虽然有股霉味，但价格便宜。清桂掏钱登记，司机往外走。清桂没办法，只得跟着走，追上去问：反正只住几个小时，明早就走，能省上千块，怎么不住？

你省几个钱，就不怕把你的东西搜光了？

有那么可怕，城里有贼？

广东是开放的地方，各路人马汇集，有的挣钱，有的亏本，有上天堂乐的，有下地狱哭的。你去那种地方，是保命还是省钱？

行，听你的，老弟见多识广！

司机领着他住进了星级酒店，清桂找到一种陈奂生进城的感觉。他在沙发上重重地顿了几顿，又在床上蹦了几蹦，像小孩蹦蹦跳跳。他钻进盖被，衣裤都不脱，白花花的床上落下一块白、一块

黑,他还是觉得不满足,贴本了。弄脏的东西洗一下就行了,一包洗衣粉值几个钱?

司机说肚子饿,出去了。清桂却觉得肚子胀胀的,撑得难受。他脱光衣服,走进洗澡间,左扳右扳,就是扳不出热水。连热水也不用,太划不来了。

清桂打开门,探出头喊道:小姐,小姐,你来一下。

小姐砰砰敲开门,走进去,看他一丝不挂,吓得尖叫往外逃。清桂敲了一下脑壳,骂自己:农民,真的是农民!

清桂忙着穿衣,听到砰砰的敲门,咳嗽几声,给自己壮胆。开了门,一个穿得低胸露背的小姐走进来:先生,我帮你服务,行吗?清桂将小姐领进洗澡间,指着水龙头。

小姐一扳水龙头,哗哗的水柱喷薄而出。难道水龙头也欺侮农民?清桂只是想,不敢说。水淋到清桂身上,有种痒痒的刺激,有种激发潜能的冲击力。小姐弄得洗澡间香香的,弄得清桂从头到脚全身是泡泡。小姐的手指像一把梳篦滑过皮肤,骚动他每一根神经,像拨动琴弦,有种刺激的颤音,撩拨得清桂突然高昂起头,找到了雄起的感觉。苦竹坳的男人们不是将《国际歌》改了词吗?白灵领唱《国际歌》的形象,又出现在清桂面前。他像匹烈马一路冲锋陷阵,这股杀气,这种豪气,让清桂找到了做男人的感觉,找到了做男人的自尊。

清桂打扫完战场,司机神气地走进屋,向清桂嗨牛皮,侃大山。清桂也说出此番艳遇,自豪地说:男人只要有自信,就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女人!

老兄啊,士别三日,当刮目相看。你是一天一个变化,连我也不敢在你面前夸海口了。司机伸着大拇指。

谢谢老弟夸奖。不是老兄嗨牛皮,乡下人只要不看扁自己,找到城里人的自信,就会天不怕,地不怕,就会有大出息。农民不能永远是农民!只要大胆,敢于做梦,敢于革自己的命,像城里人一

样活，就能脱胎换骨。你说是吗？

嘿嘿，老兄，你是在给城里人上课？城里人一生吃着国家粮，一生坐等国家的安排，等着救助，有的还要闹事、上访，有谁像老兄一样敢闯敢试？敢于做梦，敢于吃苦，乐于吃亏，敢于由弱者变为强者？

说得好，中国九亿农民为什么不可以走出来，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，杀出一条血路？人一个，屎一条，农民怕什么？懦弱是一生，雄起也是一生，与其窝囊地活，不如快活地生！

对，与其窝囊地活，不如快活地生！老兄啊，你不是农民，你是哲学家了！

老弟，你不要恭维老兄。我是农民，农民就怕吃亏，有机会就想报复，就想加倍地夺回损失。农民损失得太多了，自己给自己禁锢得太久了。农民只要走出大山，真的是一头斗牛！

司机一把抱起清桂，拍着他的肩：老兄，你是个人才，我选你当中国农民的总理。

不，我不当，像陈永贵那样，坐在台上，还要头围一块白帕子，多难受，要我当，就当苦竹县的农民总理。

你只想搞定一个人！

清桂笑着，你鬼，你晓得老兄的心事？

老兄，你那点鲜事，苦竹县的人除了三岁小孩，恐怕没谁不晓得。

我哪有那么出名，既没干什么出格的事，也没有骂名呀！

你没干出格的事？

我有什么事出格？

你为白灵，把自家的房子腾出一间，让她住隔壁；你为她进城，让自己挨打；你为追她，竟然牵着猪郎子进城……你还不出格？

这有什么出格，男人没有野心，还是男人吗？

你们喊出雄起，雄起，要为女人而斗争，就是为了城里女人？

不，我们当年喊出来是为了给白灵壮胆，是为了让她记住，苦竹坳的农民兄弟还记惦她们，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，就像《红高粱》唱出来的那样。清桂扯着嗓子喊了起来：

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，
往前走，莫回头，
通天的大道，九千九百九十九……

入夜，窗外的街灯照得如同白昼，清桂起床将双层窗帘拉上。穿梭一样的车流声、喇叭声，还是不绝于耳。清桂又一次感到，城里不如乡下清静，广州还不如小县城清静，更不如苦竹坳那样平安。

清桂睁着眼睛想心事。刘司机的鼾声像驴叫一样，听得人心烦意乱……

第二章

清桂下车就往苦竹坳赶，走到山岭上，脚下是一片竹海，随波逐浪，风吹一片响。

苦竹坳坐落在一脚踏三县的边陲，方圆五十里都是竹子，苦竹河从竹海里蹦出来，长藤结瓜，结出一串串湖光山色。这边河有个王村，那边河有个黄村，犹以苦竹县的王村最出名。王村有口半月塘，水柱冲天，院里有两棵千年古樟，明清鼎盛时有房屋数千间，古色古香。这里出过状元、探花，出过商家巨子，也出过地痞流氓。王村的第十八代传人就是初月的爹。他爹风光了几十年，虽不用夜夜点灯，也不用翻牌子，就凭一副牛高马大的身躯，把一个个女人折腾得服服贴贴，点头哈腰，生怕得罪他。他爹被人民政府枪毙时，还没有儿媳妇白灵。据说他爹十多个女人的优点加起来还比不上白灵，白灵长得硬是天姿国色。

清桂想起白灵，高兴得张开双臂，疯跑了一阵。他跑，风跟着跑，他停，风停，竹浪也停。清桂对着大山哟嗬哟喊一声，大山哟嗬哟回一声。他张开喉咙接连喊几声，大山一迭一迭地传出重音。

清桂捡起一块石头甩出去，鸟儿扑扇着翅膀起飞。他像疯子，甩出一把石子，鸟儿却不见起飞。

清桂带着自信回到苦竹坳。狗随在身边，小孩围在身边，清桂为他们分散糖果。

他站在鸭棚前，春娥却低着头走开了，福英也走开了。

清桂觉得奇怪，怎么没有一个人理他，他们怎么啦？

只听牛牯在屋角说了一声：你回来了，还没吃饭吧？

吃中饭，还是吃晚饭？湘南人见面就问吃饭没有。清桂想，土包子还是土包子，广东人见面就问，你又挣了多少？这就是观念的差距呀！

牛牯对女人说，你快去做饭，大哥一定肚子饿了！

福英走近清桂，两人的眼睛对视一下，福英走开了。

福英抱着一捆干柴向灶间走去。柴火烧起来，先是滚出一股浓烟，然后就跳起火的舞蹈，卜卜响，呼啦啦地欢呼。福英映出一脸绯红。

清桂向春娥走去，春娥仍在拌鸭饲料。清桂抢过她手里的铲子，像发泄似的搅拌着大木桶的饲料。春娥向屋里走去，仍低头不语。清桂跟进屋里，老婆黑着一张脸，不理也不睬。

清桂问，怎么啦？像借你一斗米，还你一斗糠，嘴巴挂得起污勺。污勺是农村用竹子做的，用来浇粪的。

春娥既不回话，也不理，又走到鸭棚拌鸭饲料。

清桂赌气倒在床上，心想，这女人真的疯了？清桂越想越头痛。他盯一眼鸭棚，春娥和牛牯干着各自的事。狗卧在门外，舔着舌苔。灶间的火在扑扑地响。

清桂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嘴里发出咕嘟咕嘟的鼾声，像煮粥似的。他转过身，像叫驴一样，吭哧——吭哧——

清桂突然闻到一股饭香、菜香，又闻到一股刺鼻的体香。清桂醒了，见福英嫩着脸蹲在面前。

福英猫一样闪到门外，清桂穿了衣，也悄声出门，没留一点响声，唯有远近几只狗在叫着。狗追到山道。清桂跺一脚，狗不叫了。几只野鸡卜卜地起飞，狗追着咬。

他们来到那块草地，那棵歪脖子树下。风摇竹影，婆婆娑娑，银铃般的一片响。月影漫过树梢，溜下斑斑点点，银光跳跃在那块只有床那么大的草地上。草虫子在四周唧唧叫，萤火虫在头上飞。

鸟在窸窣窸窣地叫着、乐着。鸟玩累了，不再言语。人玩累了，抱在一起喘气。福英说：我们结婚吧，我受不了了。

什么受不了？清桂不解地问。

是气受不了。

怎么啦？我出去几天，你们就像变了天，脸黑着，不理也不睬。

去问你屋里那个骚货！

骚货？她怎么成了骚货？清桂着急地问。

我不想说。

她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

我不想坏她的名声。

她和哪个臭男子，老子阉了他！

你阉他，他不阉你？

是牛牯？她一向都规规矩矩的，就在饿肚子的年代，地里的草没了，树皮剥光了，保管员引诱她，她给保管员喇了几耳光。现在有吃有穿了，她能干这种不要脸的事？

只许你放火，不许她点灯？

她苦心经营，做牛做马，好不容易过几天好日子，该享福了，怎么就出轨了呢！清桂叹息。

她红杏出墙，自作自受，你还可怜她？

不是可怜，是同情。就是养只小狗，养二十几年也养亲了，何况是人呢？休了她，儿子不会同意，叫我怎么开口？

你甘心戴绿帽子？

你说得轻巧,叫我怎么下手?走一步看一步吧,我心肠软,下不了这个狠心。我现在心就痛了。清桂摸着心口。

我跟牛牯走不到头了,他只知道蛮干,既没思想,又不会发家,跟他有什么出息?

农民能有多大出息?有吃有穿有玩就行了!

那是过去的农民,农民吃饱了肚子,还只看自己的脚尖,那不是鼠目寸光?如今的世界是男人的,男人应该闯天下!

闯天下?

不是你们喊出来的,要雄起,要为女人、为自己而斗争,要活出一种精神!

不离开苦竹坳,能活出什么精神?

苦竹坳也是一方天地。噫,听说苦竹坳支部要改选,还听说县委在这儿开现场会,你不可以杀回来,在苦竹坳干一番?

要我当支部书记?

当支部书记也是头呀!别小看苦竹坳,你可以把山里山外的市场连起来,把乡亲们联合起来一起闯天下。

噫,说的也对。宁为鸡头,不做凤尾,是可以试试。

试成功了,别忘了我,我真的不想跟牛牯过了。人又不是动物,人是有感情的。你不干,我也会出走!

你吃了秤砣铁了心,我却是七八个吊桶打水,七上八下,悬着呢!清桂站起来就走。

福英抢先一步走在他的前面,生气地说:你还是去做缩头乌龟吧!

不,乌龟缩头是为了长命千年。人到难处,伸头也难,缩头也难呀!清桂叹息一声,心里矛盾得很,也乱得很……

牛牯和春娥在屋里屋外找不到人,早就乱开了。当最后一只鸭子进棚,牛牯关好鸭棚,鸭们就息了喧闹。牛牯和春娥挥动铲

子,播撒饲料,鸭们又呷呷闹开了。

他们拉亮灯,在竹槽接进棚的水视前洗了手,洗了脸,两人望一眼,就一同向厨房走去。饭菜摆在桌上,用竹罩罩着,早已凉了。

人呢?他们人呢?吃饭啰——牛牯扯开喉咙喊。

吃饭啰——春娥也亮开嗓子,还是不见男人。春娥以为男人累了,还在睡,进门就喊:起来——吃晚饭了!还是没有动静,她慌乱地拉亮灯,床上盖被空空,伸手去摸,被子凉了。

春娥走到河边,山收尽余晖,只有月影照得苦竹河波光粼粼,只有哗哗的涛声击石成音。春娥扯开喉咙喊:吃饭啰——

山发出回音。春娥像喊魂一样:回来,吃饭了!

春娥找不到人,心很慌乱。这些天,心特别乱,总感觉大祸就要临头,说不出的烦。她十七岁结婚,没跟男人过几天好日子,吃没吃的,做又累死个人。就是到山里砍柴,到地里扯猪草,也是收工或天没亮就去,累得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,每当躺在床上,全身像散架,碰一碰都痛。她常常自己忍饥挨饿,把好吃的留给男人和儿子。家里的瓜子、花生,还有过年的腊肉、油豆腐,常常留给到家里来的国家干部吃。春娥不仅会融洽关系,更会挣工分,只要是定额计分的活,无论是蒔田、扯秧,还是挑肥下田,或刹牛草、送公粮,都要把男人甩在后面。她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。

春娥也是挣钱的高手,在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,她仍偷偷摸摸搞点贩卖。周边墟场的赶集日分别是一、四、七,二、五、八,或者三、六、九,她就打着这种时间差,盘算着挣钱的门路。出辣椒、茄子时,她初一到墟场进一担货,初二天不亮就赶往另一个墟场去卖。她用挣的钱,收购烟笋、香菇,又挑到县城去卖。山里出李子、桃子,她就贩卖李子、桃子。市场上行销什么,哪种东西最挣钱,她就贩卖什么。

春娥心灵手巧,绣花、做鞋、织篾货,没有一样不会的。她绣出的牡丹、蝴蝶,绣出的野草、香花,巧妙地组成一幅蝶恋花。村里小

孩的肚兜，少女的定情手绢，都有她的绣品。她纳的鞋底，针脚细而密，鞋面上绣一朵花，或一只蜜蜂，男人穿上像新姑爷。她织的篾货，篾丝拉得细而匀，青丝与黄白交织用篾。她织出的饭笼、烤火笼，小巧玲珑，人见人爱，就是小竹节做的竹哨，也吹得特响。

春娥被抓过，戴过高帽子，游过街，也抓到台上斗过，罪名是投机倒把分子，没有谁骂她女流氓。她吃过亏，挨过打，也从不声张，仍然死不改悔，我行我素，想干的事还是偷偷摸摸去干。她跑一次墟场，可以挣十天工分的钱。她挣钱就为了让男人和书生过得好点，儿子读书不缺学费。

春娥也敢作敢为，敢担风险。为了断绝男人与白灵的来往，她不与男人商量，就卖了远近闻名的猪郎子；一口气买下十万只小鸭。这个女人，清桂拿她没办法。遇上这个好时代，清桂和她干得更欢了，企图将苦竹河承包下来，放着满河的鸭子，让苦竹河成为鸭的世界。

她也为男人着想，跑外的事让男人多出面，让男人去出风头，挣面子。男人的潇洒、男人的霸气、男人的贪欲，让男人去实现。春娥就是容不得比她强的女人来占自己的自留地，特别容不得白灵，更容不得福英。她不愿与男人吵闹，为的还是这个苦心经营的家。

春娥爱男人，爱儿子，胜过爱自己。男人在外挣了钱，心野了，贪欲也足了，她想不开，看不惯，就怕男人变坏。看到清桂和福英眉来眼去的，她也想学会宽容。她想，猫没有不吃腥的，男人没有吃素的。改革开放了，心野点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要不坏自己的名声就行。

春娥一生行得正，坐得正，别人说不出半点丑字，也说不出任何闲言碎语。她不想留下不好的话柄，但偏偏遇到鬼。人有糊涂的时候，也有做蠢事的时候，做了蠢事还迷迷糊糊，就像走夜路遇到鬼，本来走错了路，也想走出误区，左三圈、右三圈，转个身又绕

三圈,还是走不出。乡下人叫遇到迷路鬼,只要有人给你拍一掌,或喊一声,你就恍然大悟。春娥不知自己怎么迷的路。看到男人与福英搂搂抱抱,就生出仇视,生出报复心理。乡下人报复的方式,就是姐姐做鞋,妹妹看样,比着学。最狠的方式,就是让男人戴绿帽子。春娥对牛牯既同情又可恨,觉得牛牯像个真男人,敢作敢为,又雄性十足。当她被牛牯搂紧,就全身发抖发颤,无法理智地控制。没想到被福英逮住了,来了个猪八戒倒打一耙。

春娥作好了撕破脸皮的准备,事情出了,怕有什么用?人要脸,树要皮,春娥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儿子大了,有出息了,闹出这种事,儿子没面子,也不好做人呀!春娥没想过对不起男人,只觉得对不起儿子。苍天在上,保佑我儿子吧!

清桂踱着步,月光拖着影子,沉重地往前移。他心事重重,步履艰难,不知道怎么应付。夫妻本是同林鸟,怎能大难面前各自飞?他觉得对不起老婆,对不起儿子。历朝历代,中国女人应该是传统的、保守的,也是守规矩、守妇道的,什么三从四德,什么贞节牌坊,为什么只要女人守妇道,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,可以寻花问柳,有什么公道?清桂也不想把事情闹大,做人得将心比心,何必求全责备,大动干戈?

清桂听到牛牯打桌子、砸凳子的吵闹,听到福英的哭喊:救命啦,要杀人啦——

清桂冲上去,见福英的衣服被撕成碎片,牛牯抓住女人的头发,又打又踢。福娃吓得躲在门角落,哇哇大声哭。

清桂冲上去,抓住牛牯的手反转到背后,踢了他几脚。好男不与女斗,你怎么欺侮老婆?

屋里屋外挤满了村里看热闹的人,福英抓住床单裹在身上,躲在一边哭,他干伤天害理的事,他偷情,偷你老婆,还来教训我,找我的麻烦。臭流氓!